

我的母亲

■陈胜峰

我的母亲，已是92岁高龄。92载的风雨，在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岁月辙痕。如今的她，身形不再挺拔，步履不再稳健，曾经明亮的眼眸，也逐渐变得黯淡。这几年，我临近退休，探望母亲的时间渐多，但终究未能承欢膝下、陪伴左右。每每与母亲作别，心中总有一种担心、一种不舍、一种愧疚。

母亲黄氏，出生于乐清湖头乡西宋村，黄姓亦是本乡大姓。外公外婆一家子十来口人，算是一个大家庭。在我的记忆里，外公勤劳、朴实、寡言，是温州造船厂的造船老工人。外婆则性格开朗、豁达，乐观，每次讲起笑话或模仿族人的一些神态，特别绘声绘色、惟妙惟肖，让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母亲家中排行老三，唤名三妹，有两姐三弟一妹。我的三个舅舅在湖头乡都小有名气，大舅、二舅都曾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村支书，是地方上能力比较出众的人。

父亲少时双亲亡故、家境十分贫困，小时候仅上了两年半学，就辍学在家，跟着他自己的祖父做些小农活。母亲嫁于父亲时未满18岁，便担起了家庭重担。当时，我的叔叔尚未成年。等到他长大成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还是因为家境贫困，我母亲便极力劝说外公外婆，把自己唯一的小妹嫁给叔叔。就这样，我的姨娘成了我的婶婶，我们是亲上加亲。母亲素来勤俭持家、省吃俭用，过去那个年代她几乎顿顿“番薯丝干”作饭，所有的白米饭都省下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吃，一年到头她也极少添置新衣服。母亲对我们极好，因为我最小，更是特别宠爱。记得有一次大哥从部队回家探亲，家里杀了一只鸡“吃接力”，母亲把鸡腿、鸡翅分别分给大哥、二哥和我，她自己仅留一个鸡头，此情景让我终生难忘。

后来，我父亲当上了村干部，并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一名脱产干部。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家一直还是十分贫困。我与大哥、二哥、姐姐都随母亲为农村户口，编在第八生产队。我们生产队的成员基本是同宗同族之人，队里余粮的分配方式以劳力工分为主、人口基数为辅。因为我家没有正劳力参加队里生产，所以分到的余粮极少。每到“双夏”、秋收时节，母亲都会到生产队做稻谷晒干、扬净、归仓等一些农活，但积累的工分不多，收获毕竟有限。记得孩提时代，每逢生产队吃“丰收”，我总是特别羡慕邻居们能分到许多余下的菜肴，而我家很少有这个“福利”。正因如此，我家每年需要到象阳四板桥村等实行联产承包的丰产区，或者到其他余粮较多、光景较好的农户购买口粮。记得那时，我家有个谷仓，就用来存放这些购买来的粮食。

大哥在部队提干后，往家里寄来了三百余元。父亲决定用这些钱修葺老房与厢房，以备大哥成家之用。但这几百块是不够的，于是向亲戚借了一些，凑齐所需费用。为了尽快偿清这些债务，母亲自告奋勇提出来养“猪母娘”，从而通过生“猪儿”出售来收益。那时在农村，养“猪母娘”算是一件致富活，也绝对脏活、累活、体力活。母亲坚信，只要自己苦上几年，便可还清债务。因此，父母两人请来村中的泥瓦匠，在老屋东北角挨墙的地方垒起了石头围栏，然后在上面盖上油毛毡，搭建起一个比较标准的猪栏。养猪这个活，基本上由母亲一人承担，我们只在假期才零星帮助割草、买浆渣、清栏肥。母亲一个人起早摸黑、忙里忙外，一段时间下来身体差点都累垮了。父亲坚决劝说她不要养了，但母亲却又无反顾、百般坚持。后来母亲对我们说，偿清债务那一刻，她心里就像大石头落了地，是无比的轻松。

父母双亲称得上相濡以沫。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两人从来没有吵过架。我父亲从不嫌弃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即便后来当上公社书记，也是始终不渝、未有改变。母亲辛勤操劳家务，尽管是一大家子人、家境又十分贫困，但她从未有过任何怨言，也从未给父亲增加任何负担。后来，我父亲身患重病，在上海华山医院住院就医。不会讲普通话的母亲坚守在父亲身边，日夜为父亲护理，有一次还因为过度劳累晕厥在父亲的病房。父亲去世时，母亲悲痛欲绝。那种撕心裂肺的悲伤之情，成了我不堪回首、一直拂之不去的记忆。

母亲是一位善良的人，她有一颗怜悯之心。村里有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太婆，村里人常常避之不及，小孩们见到则起哄逗笑。我母亲对这位老太婆却百般关心，时常问长问短、嘘寒问暖。有时，母亲甚至还带她到我家，帮助她梳头擦脸，偶尔给她烧上一碗点心。有一次，这位老太婆从我家走出去不远，不小心摔在了泥塘里。我母亲闻讯当即赶去，叫人帮忙把她抬到我家，亲自帮她清理泥巴，给她换上干衣服。不仅如此，乡村邻里有什么难处，母亲也会不遗余力给予帮助。

母亲当了很长时间的村妇女主任，长得甚至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我细想起来，大概有13年之久吧。记得小时候，我经常跟在母亲旁边，看她调解邻里纠纷或家庭矛盾，真的是不计其数。那时，村里的妇女受到家暴是常有的事。我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时常带着前来诉苦的妇女回到她自己家，当面批评蛮不讲理的“男子客”。我特别佩服的是，尽管母亲敢于直面责斥，但这么多次调解矛盾纠纷，没有一个人对她有成见。有一次，村里一户人家不小心着火受灾，母亲随即与其他几位村干部去募集粮食、衣服等，帮助这户受灾

村民渡过难关。母亲特别骄傲的是有一年参加县妇代会，她在会上奖回了一个搪瓷杯。不久大姐出嫁，母亲便把这个杯子送给了大姐。很多年之后，我还在大姐家里看到这个印有“县妇代会”字样的纪念杯。

母亲自己没上过一天学，但她供子女读书从来竭尽全力、舍得付出。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你们想读书，家里就一直让你们读下去”。前几年，她还跟我们开玩笑说，自己是靠卖鸡蛋供我二哥上的大学。母亲虽然真切希望子女读好书、能够“跳龙门”，但从不强求、从不给压力，反而是经常宽慰我们“考不上大学，回家种田饿不死”。她还经常说一句俚语“十亩棉花、十亩水稻，晴天也好，落雨也好”。她用朴素的道理告诉我们，要乐观面对生活，走好自己的路。

母亲笃信佛教，算是村里的知名居士。她省吃俭用，但乐善好施，对寺院香金供奉向来慷慨。村旁的唐代古刹“智广寺”以及附近其他寺院送来的各种喜庆帖子，母亲都会高兴地予以乐助。前几年，我妻子患病在床时，已经高龄的母亲坚持每天早晨跪拜菩萨，以她自己的方式来祈求儿媳安康。母亲大字不识一个，现在还深受阿尔茨海默症困扰，但她至今依然能一字不落、一字不差地背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想，这是信仰的执着、信念的力量使然。

回首过往，一路走来，母亲的爱如影随形，点点滴滴，都深深烙印在我的人生轨迹之中。母亲在生活中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我成长中给予谆谆教诲，每逢我成功时给予鼓励和鞭策，每当我遇到挫折时给予安抚与信心。她的爱，深沉、温柔而又坚定，滋养着我的一生。我的母亲是千千万万农村妇女中的普通一员，但在我心中，她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伟大母亲。



暑假二题

■八爪

外婆的教导

2023年3月25日，外婆走了，享年88岁。走之前，我们都跪在老屋床前，她很安详。外婆生活在钱仓，鳌江流域的一座古镇，在这里我度过了欢快童年。2021年下半年，我到鳌江职教中心工作，因为离外婆家很近，就经常来看她。她看到我进来了，就说“外孙狗走来啦！外孙狗，吃爻往外走。怎么还回来。”外婆年轻时开过饭店。但是隔壁邻居来，她会指着我说——该个是外孙王。

天气好就骑车去，吃完午饭，躺在她床上，外婆一只手拈着佛珠手串，另一只手伸来，摸摸我的小腿肚子。“脚肚子真大个，馒头佛带脚肚子里，走到那宕吃到那宕。”外婆很注重吃饭，天天挂在嘴边是“人靠吃食，田靠壅力”。

问问我工作情况。2023年，已经带高三毕业班了。“蜈蚣百只脚，只走一条路。”外婆又一次对我说。她没有读过书，却博闻多识，认得不少草药，还是村子里“半个医生”。“你喜欢看书，喜欢教书，你就一直看下去，读下去。”外婆摸摸我的小腿肚子，乐呵呵地对我说。

外婆走后，“头七”晚上，我睡觉半夜居然抽筋了。腿肚子疼。说真的，很久很久没抽筋了。我知道，是外婆在抚摸我。虽然这个时候，是疼

痛。记得毕业考复习的时候，讲到了史铁生《奶奶的星空》，文章中写到“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多一颗星，因为那颗星要给走夜道儿的人找个亮儿。”讲着讲着，就流泪了。

孩子们毕业了。一年后，妻子怀孕了。我告诉母亲，她想了想，说：“阿宇，这是外婆在天上保佑你。”2024年，我迎来了“龙宝宝”。2025年6月，当年高三毕业生，如今已经结束大一生活。期末考试完有几位来平阳看我。我请他们吃晚饭。学生问我过得如何，我回答说也没怎么变化，还是每天读书，教书，学习，偶尔写点东西。因为我一直记得外婆挂在嘴边的话——蜈蚣百只脚，只走一条路。

最美的语言

假期，带儿子去临区吃早餐：先是在万兴路喝了一碗河南胡辣汤，再去振兴路贵州手工米粉店，吃了碗牛肉米粉。这早餐吃得很有谱，吃了两个省。

节日临区街头实在太热闹，摊贩遍地，烟火气十足。有卖衣服的、卖菜的、点痣算卦的……甚至还有卖活鸡活鸭的。城关菜场早早禁了生禽，临区是城郊接合部，还是有。“地雷瓜、地雷瓜、本地地雷瓜，包开包甜，包杀包甜。”小喇叭各种吆喝。居然遇到一个卖老鼠药的，喇叭里喊“蟑螂药蚂蚁药老鼠药，蟑螂蚂蚁老鼠死光光死光光。只用1分零2秒，120

开过来也救不了。”

120会开来救老鼠？儿子说“晕”。再慢慢逛到新街，去“友谊理发”店，都是老熟人了。这家店老板娘姓“虞”，湖南常德人。

我经常去临区。2021年回故乡工作，第一站就是临区的四中。附近还有一家孔庙，亦经常去拜谒祖师爷。一来二去，临区就熟悉了。

临区有五小和四中，买房置业，也是双学区房。地方不大，外来人口多，各种吃食也多。新街菜场口，一家贵州青山牛肉火锅，对面是贵州水城羊肉粉，隔壁是四川宜宾燃面……周末带儿子来换换口味，买点农家小菜，感受感受烟火气。顺便去虞姐姐店里，给儿子理发。

3月的一天走进小店，店墙上贴有一个消防安全告示牌，房东栏用黑笔写着“度小红”。我说您姓“虞”。老板娘睁大了一双眼睛看着我。下来洗头、理发，她说，你是第一位正确念出“虞”的客人。我听了哈哈大笑。结账。洗剪吹，才10元。全平阳估计是最便宜了，真心“妥妥”。

她问，你怎么知道这个字念“妥”。她身边的人，都说她姓“度”。于是讲了一篇汪曾祺的小说《打叉》。小说开头，作者写道：“‘虞’这个姓很少见。这个姓南方好像没有，北京却有，而且多半是‘梨园行’的，这个字读‘妥’。”

要谢谢汪先生，让我在虞姐姐面前，好好出了风头。

我告诉虞姐姐，“虞”在温州方言，音近“射”，它的意思是一种长度单位，大约等于八尺。温州民间过去丈量房间长短，也用“虞”作为单位。老一辈人还经常说“虞”，比如：厢间只两度半地板，只了得铺张床。

暑假来了，临区菜场比城方便宜，羊肉粉也便宜（12元一碗，城关最低也要15元），于是就经常来买菜、吃早餐。有时候公交，有时候就骑车来。水城羊肉粉就在菜场路口，一般7点30分开门。有一天我看见两个男人铁拉门一拉，进去不久又出来，把铁拉门闭上。我知道了，这家店没锁。于是经常在7点15分，我就直接拉门进来啦！这样就能吃到开锅粉。麻辣鲜香，大汗淋漓，舒坦。

前些天还是去临区买菜，在桥头看到一个妇人的路边摊，地上堆着一堆紫苏，还有一些蒿头。我问紫苏怎么卖，她说5元一斤。紫苏是个好东西，烧肉烧鱼都是百搭，平时不常见。我买了半斤，付完钱（她从篮子里找了一个收款码，付完后她还要看下手机确认下），临走时候，她说：“老司，便宜点都给你了吧。我还要回家割稻。”

突然我感到一震，好像被一个东西击中了。好像有段时间，我没有听到这么质朴的语言。中国的农民、家乡的农民，还是这么质朴、可爱。这是我暑假听到的最美的语言，它平平常常，人人能懂，它发自内心，而且很准确。它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它将长存在我记忆之中。

AI时代，语文教育的困境与突围

■赖细蒙

当算法漫过纸业，当虚拟取代现实，机械复制时代下语文教育的裂谷，如何重塑？8月10日下午，由浙江省特级教师陈传敏，2025“阅读点亮未来”年度点灯人、乐清市“爱阅读”项目负责人连丹丰与温州市教师“周记圈”项目发起人林日正老师联合发起，著名作家、资深编辑、知名学者、教育界名师齐聚一堂，以“AI时代，语文教育的困境与突围”为主题，展开了一场跨界的语文对话。

拒绝？拥抱？ 语文教育如何面对AI

“我到乐清，为桃园书院而来。有时不单单是为了买书，也是为了和金才老师对话。”作为半书房联合创始人、《中国教育报》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张延银从自己与桃园书院的缘起谈起，“AI时代，社会进步，虽然是快的发展，但我们还是要慢下来把一本书读完。开卷有益，孩子的生命就像桃园书院一样，会找到自己生命的桃源。人生不能少了希望和期待。”

随后，凌茜茜、赵惠文、吴辉、叶方碧、杨桐海、杨航等几位来自教育一线的中小学教师从自己的教学生活出发，对当前语文教育的现状进行了理性、务实的剖析。

凌茜茜老师谈到，真正灵动的文字是源于孩子的灵性，文学是人类面对AI最后的防线。赵惠文老师指出，任何时代都要相信青春的力量，相信阅读的力量。无论发生什么，不要忘记两件事，一是运动，一是读书。吴辉老师说，重理轻文的当下，更需要给予阅读以敬畏。同时老师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和隐忧：在AI时代，如何培养学生对文学的热情和创造力？在内卷不断加剧的应试环境下，如何引导学生进行高质量的阅读？

知名学者型语文教师匡双林匡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人文的传承不应该寄希望于语文教育，而是个人的事情。作为语文老师，就人文教育而言，要做的不是去思考怎么做人文教育，也不是想着传承人文，而是自己回到书斋中去，老老实实去读大经大典，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哪怕是抽屉文学，不能发表的，都不要紧。把自己活得人文一点，传道受业解惑之外，还要熏陶学生。至于学生，他从我们这里是否受到人文教育，他能否传承人文，那几乎不由我们决定。”

AI时代对语文教育的冲击，或许正如电商冲击下实体书店的处境，但桃园书店存在的本身或许就诠释了一种答案：真正热爱文学的人会继续阅读、思考、创作。

守正？创新？ 语文教育如何突围

语文不等于语文课。语文教育外围远远大于学校教育的语文课堂。如何寻找语文之外更广阔的语文，如何通过文学、哲学、历史、社会学、美学不断丰富、开拓语文老师的视野，寻找语文之外的力量丰富自己、提升自己？聆听完一线教师对语文教育的困惑与思考，知名作家、学者从自己的专业出发，为语文教育的突围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乐清市历史文化学者谢家平认为：“语文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是语文的一部分。”根据自己专业的触角，他提出集体创作的想法，鼓励语文老师让孩子们自由写作，积累并形成民间语文档案。

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东君从钱理群和傅国涌两位先生致力于语文教育改革的思路和建树引入，以作家的视角点明教育回归本质的重要性。“无论是作家，还是语文老师，只需要以最简朴、真诚的方式，把个体的独特的经验与情感转化为一种丰富的悦纳，那么，我们就足以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种种变数。”

乐清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林晓哲谈到了自己去温州一家书店的经历，强调“读书不是一件标榜的东西”。他指出：“文学是一切艺术的基础。语文教育是各个学科的一个基础。语文是一种精神的东西。如果是语文老师，尽量给孩子们开放性的思维面对世界。”

乐清市志办原主任詹恭学也对人工智能报以积极态度：“工具再怎么发展也不会替代人，我们应该拥抱它。AI时代降低了门槛，但是提高了学习的要求，我们应该要终身学习。”

温州理工学院副教授陈有为和温州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指导中心主任郭高腾作为高校的代表，也强调了正确使用AI工具的价值与意义。陈有为指出：“对AI的使用应该不拒绝也不盲从，AI的作品一定是平庸的。我们原创的东西才是AI的养分。”郭高腾说：“AI与I有区别，人自我的存在要自立和智慧。使用者要甄别不同AI软件的不同风格，让AI为我所用。”

半书房联合创始人、教师周记圈项目发起人林日正认为：“AI时代，我们要拥抱这个时代新的技术，学会与它对话的同时，也要拥有语文的生活方式——回到自我朴素的阅读和写作。”

海德格尔说的“诗意栖居”，大抵如此——在机器的轰鸣里，留一张安静的书桌，让每个字都有归处。正如桃园书院在喧闹拥挤的老城区为乐清热爱文学和阅读的人士打造了一块“诗意桃源”一般，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要朴素的阅读和写作带领我们回归本我，找寻自己的精神家园。